台北故宮博物院



清張廷彥繪〈青女素娥圖〉局部，青女執扇，素娥懷抱玉兔，立於桂樹之下。

霜降：青女乃出

文｜雅風

霜降，秋之末氣。其名緣起一段神話——深秋時節，有女神降臨人間，手撫七弦，撒下漫天霜華。

她便是青女，中國神話中的霜雪之神，又名青霄玉女、霜娥。《淮南子．天文訓》載：「至秋三月……青女乃出，以降霜雪。」高誘註：「青女，天神，青霄玉女，主霜雪也。」相傳她是月宮吳剛之妹，名吳潔。

上古時，武羅女神助黃帝平蚩尤有功，受封青要山。然戰亂初定，人間瘴氣瀰漫，又兼天無四時，終年燠熱，瘟疫橫行。武羅遠赴廣寒宮，請降霜仙子青女出山。

青女降於青要山巔，撥弦起韻，清泠之聲漫過山川，潔白霜粉簌簌而落，覆滿大地。寒霜滌盡穢氣，瘟疫消散，天地自此寒暑有序，萬物休養生息。

今青要山尚有青女峰，峰頂石柱凌空，宛若亭亭少女，鄉人喚作「閨女石」，傳爲青女化身。

文人筆下，青女常蒙「不白之冤」。《寒山子詩集》云：「屢見枯楊萯，常遭青女殺。」張先的〈南鄉子．相並細腰身〉云：「百卉已隨霜女妒。」——菊未開是她的過，葉已落也是她的錯。

然霜降所予，不止寒意，更有清冽之美。眞正令青女不朽的，是李商隱〈霜月〉中那一句：「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裏鬥嬋娟。」霜月交輝，二仙競豔，這位霜神清冷絕塵的姿影，就此定格於千年詩卷。她不再只是司霜之神，更成了高潔品格的象徵。

其實青女降霜，並非無情摧枯，而是助天地收斂生機的節律。霜華一降，三候如期：豺乃祭獸，草木黃落，蟄蟲咸俯。她收盡秋之繁華，封存大地元氣，靜候春風。

青女的傳說昭示：寒霜非蕭瑟之終點，乃大地靜默之蓄力。她要還給天地的，是一個不染塵埃的潔淨世界。

霜降將至，青女乃出。一場素白霜華，爲秋天寫就乾淨的句點。

朝開暮落

《詩經》說它顏如舜華

文｜陳靜

夏末秋初，木槿正值花期。它開得很尋常，籬邊、牆角、庭院之中，枝葉舒展，花朵從清晨開始一朵朵開放。

一樹木槿　幾重花意
古人眼中的朝開暮落

木槿有一個特別的花期：朝開暮落。清晨盛放的花，到了傍晚便漸漸凋謝；第二日，枝頭又有新的花朵開放。花謝得快，花期卻長，舊花與新花交替著，整個夏秋都不曾斷絕。

古人很早便留意到這種花木。《詩經．鄭風．有女同車》寫道：「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。」《毛詩故訓傳》說：「舜，木槿也。」木槿古稱「舜」，又作「蕣」，後世還有「日及」、「朝開暮落花」等名稱。一個個名稱，留下的是古人對草木細微而長久的觀察：看它的花色，也看它的花期；看一朝花開，也看四時榮枯。同樣是一樹木槿，古人卻從中看出了不同的意味。有人從花開中見美；有人從花落中見榮枯，有人由榮枯感嘆身世；也有人在花落之後，看見第二日的新花。

花還是那一樹花，所見卻各不相同。《詩經》中的木槿，是盛放之美。先秦詩人以木槿花來形容女子的容顏，取的是花開時的明麗與鮮妍。

《詩經》中的草木，總與人的生活相連。桃花寫婚姻，荇菜寫採摘與婚戀，木槿也因花朵之美而進入女子容顏的譬喻。花木生於庭院、田野之間，人日日見之，花色、枝葉、榮枯都隨著四時進入生活，也進入詩歌。「顏如舜華」，寫的是一樹木槿最盛的時候。那時的木槿，只須開花，便自有其美。

李商隱詩句裏的傷感

李商隱眼中的木槿，是朝夕之間的榮枯。到了唐代，詩人開始更多地從木槿的花期中感受時間。李商隱〈木槿花〉寫道：「風露淒淒秋景繁，可憐榮落在朝昏。」「榮落在朝昏」，寫盡了木槿的花期。清晨繁花滿枝，到了黃昏，早晨盛開的花已經凋謝。花開與花落只隔一日，盛與衰因此顯得格外地近。

花木的榮枯，本是四時常事，到了木槿這裏，卻濃縮成朝夕之間的一場變化。於是花開時，人看見盛；花落時，又很容易想到人生的榮枯，青春、容顏、際遇、榮寵，都有盛衰。李商隱筆下的木槿，便不再只是眼前的花，而帶上了秋日的風露，也帶上了詩人對於時間和身世的感懷。

劉庭琦有句：「莫恃朝榮好，君看暮落時。」朝榮之盛與暮落之衰相距如此之近，花木的變化便有了警策意味——盛時固然可喜，花落也在其中。

到了白居易的詩裏：「松樹千年終是朽，槿花一日自爲榮。何須戀世常憂死，亦莫嫌身漫厭生。」白居易把朝開暮落的木槿和千年終不朽的青松，放在了一起，他看到的是生死，他要說的是，能夠放下生死，也是蕩氣迴腸的。這倒讓人想起那句詩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每個人的人生經歷不同，感受也不同，只是那千年萬載的嘆息聲裏，還留著昨天的記憶。

JEONG/ADOBE STOCK



《詩經》以木槿花的明麗與鮮妍用來形容女子的容顏。

楊萬里看到的
是花落復開的生機

到了宋代，楊萬里寫木槿：「朝開暮落復朝開，花中卻是渠長命。」他也寫「朝開暮落」，卻多看了一步——暮落之後，是第二日的朝開。

一朵花謝了，另一朵花又開。昨日的花已經凋零，枝頭卻重新有了新花，一朵木槿花的生命很短，一株木槿卻因花朵不斷接續而長久開放。

所以楊萬里說它「長命」。看一朵花，看到的是短暫；看一株木槿，看到的是綿延。花落並沒有使花期結束，反而成爲新花開放之前的一環。

同樣的朝開暮落，在李商隱那裏是榮枯之速，在楊萬里這裏，卻多了一層花落復開的生機。

從一樹木槿　看榮枯相生

《詩經》中的「舜華」，是花開之美；李商隱的「榮落在朝昏」，寫的是盛衰之速；劉庭琦從「朝榮」想到「暮落」，感嘆盛時難久；楊萬里卻在「暮落」之後看到了「復朝開」。同一樹木槿，古人各有所得。花開有花開的明麗，花落有花落的清寂，花落之後又有新的花開。榮與枯、開與落，本就在同一株草木之中相接。

中國傳統所說的榮枯，本就是天地運行的一部份。春生、夏長，秋收、冬藏；草木有榮、有枯，四時有往、有來。古人說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，陰陽所呈現的，正是天地萬物在消長、進退、盛衰、往復中的運行。

木槿把這樣的變化濃縮在一日之間：朝爲榮，暮爲落；暮落之後，明日又開。一樹木槿，幾重花意，如今正是木槿盛放的時候。

清晨經過，看見枝頭新花，可以想起《詩經》中的「顏如舜華」；傍晚再看，花朵凋落，又能體會李商隱所謂「榮落在朝昏」；到了第二日，新花重新開放，楊萬里那句「朝開暮落復朝開」，便有了眼前的實景。

二千多年間，木槿依然循著自己的時令開放。花沒有改變，站在花前的人卻各自看見了不同的深意——有人讚其明麗、有人嘆其榮枯、有人寄託身世，也有人從一朵花的凋謝中看見一株花木的長久。朝開，暮落；暮落，明日又開。一樹木槿，幾重花意。

示意圖：台北故宮博物院



▲詩人們從木槿花中看見了不同的深意。

